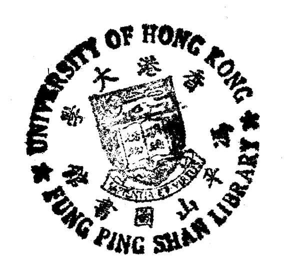
景印宋本附釋文尚書註疏（二）



附釋音尚書註䟽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䟽

皐陶矢厥謨矢陳也。皐音高陶音遥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益稷篇凡三篇

䟽皐陶至益稷．正義曰皐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巳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録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　傳矢陳也　正義曰矢陳釋詁文

傳陳其成功　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　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揔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傳凡三篇　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

疏　傳禹稱至謀也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録上取堯事下録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

疏　曰若至于帝　正義曰史將録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　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　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易以豉反治直

吏反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 攸音由 徐以帝反

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 告故毒反 矜居陵反

疏 曰后至時克　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敎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　正義曰許愼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愼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　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喜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眷居倦反奄於檢反

疏益曰至下君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為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　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廻首說文亦以眷為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與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歷反響許丈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常○吁況俱反度徒布反虞度徒洛反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熙火其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咈扶弗反戾連至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惰徒臥反

疏禹曰至來王　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誡如此言宜誡慎之哉所誡者當儆誡其心無億度之

事謂忽然而有當誡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誡慎之以保已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已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　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　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爲戒　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傳干求至賊之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賊之○傳戾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爲戾彼謂戾朋儕此謂

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於音烏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至乃功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

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　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　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尅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　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縻費正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揔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　正義曰休美釋詁文

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亨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成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揔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幾汝不解怠於位稱揔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頤以之反厭於儉反解工賣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工巷反

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兹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解怠可代我位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己不堪揔衆也皋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皋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

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
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
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
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
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
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
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
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　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
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傳茲此至
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爲舍義故爲廢也禹之此
意欲令帝念皋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
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
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
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
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
義爲主者言已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

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當丁浪反又如字）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皋陶曰帝
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愆之言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孤好呼報反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疏帝曰皋陶至之休 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群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皋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 正義曰言皋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防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 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

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
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
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
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
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
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
優渥洽於民心
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
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儆)居領反(重)直
用反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滿謂
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
心謙冲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 **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
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
陟元后 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
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
子○丕
普悲反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
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
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天定反 **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
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 **欽哉愼乃**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有位
天子
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
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 **惟口出好**

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在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　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令復説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　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　正義曰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

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

【疏】帝曰來至不再　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

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絶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　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説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經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爲人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虚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説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愼汝有位愼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内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愼天位脩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禄籍長終汝身禄謂福禄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僉)七潛反**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禁)今鴆反又音金

(疏)禹曰至汝諧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　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傳帝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毋至之任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内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

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又音征率百官若帝
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正月至之初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
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
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
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
之　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舜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
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
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
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
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
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
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
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　正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
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

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
下班瑞群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
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録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帝曰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
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
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子禮反蠢
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蠢春允反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言民叛天災之○咎其九反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疏帝曰咨至有勳　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群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　正義曰蠢動釋詁文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　正義

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冊末反（脅）許業反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屆）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戶高反（旻）武巾反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側皆反

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諴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諴）音咸（矧）失忍反（易）以鼓反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

帝乃

誕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誕音但**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洞徒弄反蠡音禮

疏三旬至苗格　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　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
曰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
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
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
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
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吾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
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
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吾於大舜見之矣言
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
父　正義曰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
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
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
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
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

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
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
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
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傳諴和至易感
　正義曰諴亦咸也咸訓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
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
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
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
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
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
之其實天　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
當至整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
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
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
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
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
還○傳遠人至來之　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
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

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干楯至武事 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執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事也傳推言舞文者以櫜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傳討而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爲帝舜謀○爲于僞反 疏 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曰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蹈徒報反

禹曰俞如何 然其言問所以行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惇切韻都昆反

禹拜昌言曰俞 以皋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 疏 曰若至曰俞 正義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

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愼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　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　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推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　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

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皐陶曰都至孔壬　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　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

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　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疏皐陶至采采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

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　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皐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爲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其事其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　問九德品例

皐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慤愿而恭恪○愿音願慤切韻苦角反恪苦各反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小反徐音饒毅五既反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斷丁亂反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孝反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　禹曰至吉哉　正義曰皐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皐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

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愨愿而恭恪　正義曰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錢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爲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傳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踈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

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　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

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浚）息俊反馬云大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嚴）如字馬徐魚檢反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翕）許及反（俊乂）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撫）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疏**　日宣至其凝

正義曰皋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君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君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揔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　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　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

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揔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　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乂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傳僚工至無非　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　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凌反業如字徐正咨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符問反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

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疏無教

至懋哉○正義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序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爲至之常○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王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愼危必懼傳言愼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愼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　正義曰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甚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　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爲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

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内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敍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旣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飱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敍此云天秩者敍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内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别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

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襄因也如羊反

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代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于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皐陶旣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卽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皐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天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卽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卽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序 正義曰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卽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四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弃稷弃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弃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音茲）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輴丑輪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絕反樏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遥反漢書作梮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莊下反**曁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曁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鴆反**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反**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當丁浪反

疏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皐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皐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

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臯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臯陶謨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巳　正義曰既巳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巳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巳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己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巳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昏瞀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没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没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蕝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凡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欙泥行乘蕝子絶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欙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欙與梮輂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偏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内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决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决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説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虚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 ○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

惟動丕應徯志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應應對之應徯胡啓反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疏 禹曰都至曰俞 正義曰禹以皋陶
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愼汝所在之位帝受其
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愼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
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
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
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
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
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愼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
戒帝覆上愼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
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太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
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傳徯待至
帝志 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
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
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
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

益稷

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
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
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
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
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
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
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
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
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舊音官又官喚反 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弓反
作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會胡對反馬鄭作繪

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䊶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黻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袞工本反僭子念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

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笞勑疑反**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鴆反

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尊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

語稱孔子適衞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
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
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
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
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　傳布力
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
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
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
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
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　正義
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
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
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
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
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
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
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

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
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
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
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
向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
乃揔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
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
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
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書之
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
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言御下之法
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
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
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
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
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傳左右至
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
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盖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盖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巳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爲飾　正義曰

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華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　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説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盖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

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葢於時仍質暑著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有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此

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有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揔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説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　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

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揔云作服以結之

傳言欲至審之　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

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近至察之　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昔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注云

五正者五采中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巳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巳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 傳書識至並生 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揔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至道之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傳天下至威之 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頟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群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

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現反**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弗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又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禹曰至惟敘　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荅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群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頟頟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明淫泆於室家之内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

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群衆○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群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群聚義同故朋爲群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禀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群淫於家言群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

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遞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

益稷

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色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巳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究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　傳啓禹至功故　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云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庸　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

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揔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群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

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群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 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 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

（疏）皐陶至惟明 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 正義曰皐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

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戛）求龜反（擊）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閤（籥）余若反（互）音沍（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鏞）音庸（間）間廁之間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簴也（蹌）七羊反舞貌說

文作搶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韶）時昭反**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神以樂所以太平○（於）（予）並如字

（疏）夔曰至允諧 正義曰皐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群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致教平

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　傳戛擊至明之
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
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
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
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
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
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
椎柄連氏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
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
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
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
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
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
磬也鄭玄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
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
堂之樂謂廟内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内下云下
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

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
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
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
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
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
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
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
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
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　正義
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
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
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
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群后故殊言在
位群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
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
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
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

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别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蹌蹌然　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傳韶舜至率舞　正義云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别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揔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别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治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録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颺音揚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

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佳賣反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畧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揔也脞小也惰徒卧反墮許規反

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群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帝庸至欽哉○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愼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愼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

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群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　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　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傳賡續至其義　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　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挫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一同而文變耳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五

附釋文尚書註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内有九州春秋説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

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刊苦安反

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贑【王】于況反

【疏】禹別至作貢　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録其事以爲禹貢之篇

。傳分其所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

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産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墝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税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疏] 禹貢　正義曰此篇史述爲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揔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揔言四海之内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揔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　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

洪水氾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氾]孚劒反[行]下孟反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奠]田徧反[瀆]音獨下同

[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髙山

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　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冀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　冀州　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曲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何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兖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於

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爲其先治水先從冀
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
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
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
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
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
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

疏 傳壺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
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
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彊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
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
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
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
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
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
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疏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
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
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
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
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
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
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
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何地名漳水橫流入何從覃懷致功至橫漳○覃徒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音章近附近之近

疏傳覃懷至衡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淸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勃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淸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苦對反

疏傳無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

疏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供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旣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閒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下不言錯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

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

疏 傳田之至第五　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從才容反

疏 傳二水至耕作　正義曰二水仍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維淄其道與此恒衞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虖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數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阿以旁近大陸故也

島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島〕當老反馬云島夷北夷國〔疏〕傳海曲至害除　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夾〕音協徃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疏〕傳碣石至餘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勃海勃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度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乗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

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疏**兗州○傳東南至距河　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向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禀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性安舒

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疏**傳河水至北是　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

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徙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 〔疏〕傳雷夏至此澤 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蠶〕在南反 〔疏〕桑土至宅土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 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墳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條長也○〔繇〕音遙馬云抽也 〔疏〕傳繇茂條長也 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 田第六 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疏 傳貞正至相當 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 作十有三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載乃同 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載馬鄭本作年 疏 傳治水至州同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漆音七盛音成 疏 傳地宜至貢焉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撿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紵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 疏 傳順流至曰達 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爲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

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音代泰山也 疏 傳東北至距岱 青州 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嵎音隅濰音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疏 傳嵎夷至故道 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爲地名惟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皆觀文爲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爲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

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鹹鹵涯魚佳反 疏 傳濱涯至斥鹵 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逈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 田第三 **厥賦中上** 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敕其反種章勇反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鈆寅專反字從谷谷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碔砆之屬 疏 傳畎谷至貢之 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溪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注同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絃○檿烏簟反山桑也疏傳檿桑至瑟弦　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疏浮于汶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沂魚依反水名○藝魚世反疏徐州○傳二水至種藝　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爲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大野至可耕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渟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疏傳土黏至叢生　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疏傳王者至四方　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爲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

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

(疏)傳夏翟至琴瑟　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

(疏)傳泗水至美魚　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繒)似陵反

(疏)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河)如字說文作菏菏工可

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蠡音禮張勃吳録云公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揚州

疏 傳彭蠡至比澤 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匯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

疏 傳震澤至震澤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篠簜既敷

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篡他莽反

疏 傳篠竹箭簜大竹 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簜為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夭於嬌反馬云長也喬其嬌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疏 傳少長曰夭喬高也 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

地泉濕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

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

疏傳金銀銅也　正義曰金既摠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爲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瑤音遙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瓚韋昭音貫

疏傳瑤琨皆美玉　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犀細兮反旄音毛楩音緶又婢善反

疏傳齒象至豫章　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徐許貴反

疏傳南海至葛越　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閒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

疏傳織細至水物　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

貝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裹音果 疏 傳小曰至不常 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荊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朝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水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 疏 傳順流至入泗 正

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 荊州 傳北據 至之陽 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朝直遙反 疏 傳二水至宗尊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
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
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
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
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千里
始於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
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疏】傳江於至之中
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
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
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
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
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
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
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邵注
地理志云江自尋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尋陽記有九江
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
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雖名起近

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
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
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疏】傳沱江至故道
正義曰下文岷山導
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無
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
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
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
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
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
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
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鄗江
首出江南至揵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
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
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
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
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
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
及鄭皆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

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他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作乂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

疏 傳雲夢至之治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揚州同

疏 傳土所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杶榦栝柏

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杶勑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櫄榦本又作榦故旦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柘章夜反

疏 傳榦柘至曰栝 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功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浩柘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帝昭音旨砮音奴帝昭乃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

疏 傳砥細至朱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

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箘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簵音路楛音户馬云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楛葉如荊而赤莖似蓍近附近之近

疏傳箘簵至稱善　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簵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厎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橘柚

疏傳橘柚　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

疏傳匭匣至縮酒　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

云組文也【疏】傳此州至綬類　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納入也【疏】傳尺二至納之　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蒲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疏】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沔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疏】豫州。傳伊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滎播澤名遏烏曷反【疏】傳滎澤至遏豬　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爲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

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注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注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

疏 傳菏澤至被之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黄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厥田惟中上

田第四

厥賦錯上中

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厥篚纖纊

纊細綿○絺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

疏 傳纊細綿　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絶氣即纊是新緜耳纖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疏 傳治玉至磬錯　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疏 梁州 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内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疏 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

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音廬和如字又作龢鄭云和讀曰洹治直吏反下同

疏　傳蔡蒙至可藝　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

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踈也

疏　傳色青黑而沃壤　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踈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疏　傳田第至三等　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

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云卽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疏　傳璆玉至剛鐵　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熊羆狐貍織皮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黃貍力疑反罽紀例反

疏　傳貢四至金罽　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幵反

疏　傳西傾至曰沔　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

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 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 **疏** 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雍於用反 **疏** 雍州 傳西距至州西 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撿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弱水既西 導之西流至於合黎 **疏** 傳導之至合黎 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代 **疏** 傳屬逮至於渭 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沮七徐反灃芳弓反 **疏** 傳漆沮至於渭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王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荊

岐既旅 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治直吏反 疏 傳已旅至之荊 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從岐荊在岐東嫌與上荊爲一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荊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疏 傳三山至相望 正義曰以荊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疏 傳下隰至致功 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力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丕普悲反 疏 傳西裔至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田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上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 傳田第一至功少 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

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球音求琳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疏] 傳球琳至似珠 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疏] 傳積石至西界 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爲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于渭汭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上時掌反 [疏]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崙魯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疏] 傳織皮至及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并渠搜爲

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導言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又作汧山名岳名吳岳馬本作開

〔疏〕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兾川在北故自北爲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荊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

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疏〕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疏〕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厎柱山名在河水中

〔疏〕傳此三至東行 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厎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

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疏】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沲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傾〕窺并反〔圉〕魚呂反【疏】傳西傾至南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 相首尾而東○〔華〕如字又戶化反【疏】傳相首尾而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横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疏】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 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漾〕羊尚反【疏】傳漾水至荊州　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内方至于大別 内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傳内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

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縁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疏傳岷山至荆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旣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名荆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爲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馬云地名

疏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

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删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彼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溢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何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疏 傳施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十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髙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東行

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見賢遍反號寡曰反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孟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

疏 傳孟津至爲津 正義曰孟是

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嚭郭撫梅反字或作魾

疏　傳洛汭至北行　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降如字鄭戶江反

疏　傳降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其水出馬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殺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賁反

同爲逆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渤蒲兀反

疏　傳同合至敘之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疏　傳泉始至漢水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

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别流在荆州浪音郎

疏傳别流在荆州　正義曰傳言别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别當以名稱别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過三澨至于大别**三澨水名入漢大别山名。澨市制反

南入于江觸山廻南入江。觸切韻尺玉反**東匯澤爲彭蠡**匯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匯徐胡罪反韋空爲反**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

疏傳自彭至入海　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之東别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

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内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説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别爲沱**江東南流沱東行。沱唐何反

疏傳江東至東行　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水名。澧音禮

疏傳澧水名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禮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疏傳江分至地名　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别有九江之水**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

彭蠡。【迆】以爾反馬云靡也 疏 傳迆溢至彭蠡 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
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 **東爲中**
江入于海 有北有中南可知 疏 傳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沇**
水東流爲濟 泉流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沇】音兖又以轉反 疏 傳泉源至
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
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入于河**
溢爲滎 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數】色住反下同一本
作十所 疏 傳濟水至東南 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

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丘再成。【陶】音桃 疏 傳陶
丘丘再成 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
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菏** 菏澤之水 **又東北會于汶** 濟與
汶合 **又東北入于海** 北折而東。【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 桐柏
山在南陽之東 疏 傳桐柏至之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
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沂東**
入于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疏 傳與泗至入海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
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

傳鳥鼠至出焉　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黒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縣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灃音豐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翊與職反

疏傳漆沮至翊北　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别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末聞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王篇於報反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之州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庶土交正厎愼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

疏九州

至中邦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揔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内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府甚修治矣言海内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内於此揔結之○傳所同事在下 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 正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内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内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内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 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揔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内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 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内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産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謹愼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

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台徐音怡行下孟反注同

疏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遍反爲于僞反

疏 五百里甸服 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

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　總音揔　近附近之近　稾故老反　供音恭　飼音嗣

疏　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燧音遂

疏　傳銍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納秸服

秸稾也服稾役。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

疏　傳秸稾也服稾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其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illegible]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疏　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疏　傳甸服至服事　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疏　傳侯服至主一　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任王者事○任而鴆反又而鴆反下同【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爲于僞反【疏】傳三百至一名　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王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綏息遺反【疏】傳綏安至政教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疏】傳揆度至皆同

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耶是安服王者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疏】傳文教至以安　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一遥反束如字一音來【疏】傳綏服至文教　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見其踈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夷馬云易也

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蔡法至

差簡　正義曰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差

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疏 傳要服至簡略　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疏 傳以文至以法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名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疏 傳流移至千里　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

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
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
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
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
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
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
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外所言山川不出禹貢
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
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
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
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
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
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
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
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
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

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朔北反暨音預朝直遙
反見賢遍反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
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大功成。訖斤密反 **疏** 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
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
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
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
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
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
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
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
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
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
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 正
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
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

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六